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2
4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九二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帕格内先生 （莫桑比克）
 （副主席）

一 巴勒斯坦问题〔 27 〕（续前）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247/A

上午十一时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续前)

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提醒大会各会员国，按照大会在昨天早上所作出的决定，希望就本项目参加辩论的发言人的报名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五时正。

我还要提醒各位代表，大会在第二三五三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一天举行两次全体会议的日子里行使答辩权，须在下午那一次会议終了前发言。当然，如果一天只开一次会，原则上可在该次会议終了前行使答辩权。

在这方面，昨天的情况实属例外，因为原定只在早上开一次会议，直到下午一时我们还以为下午不开会。因此，作为一个例外，昨天答辩权是在早上那一次会议終了前行使。

沙拉夫先生（约旦）：联合国大会再一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但这次讨论的意义和情况同以前几次都不同。今天，举世都熟知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的权利已经得到确定，并受到国际上一致的承认，作为中东和平的基础和旨在结束该地区人民身心伤痛的任何解决办法的要素。过去几年在巴勒斯坦事业的国际意义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在去年达到了最高点；现在，国际大家庭正在进入采取认真和积极行动的阶段，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履行全世界对保证落实巴勒斯坦权利的承担。

这就是在环绕本届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的情况和过去二、三十年间这个问题在各种不同的议程项目下受到联合国审议的情况之间的根本差异。

一九四六年，当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受到联合国的审议时，整个局势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巴勒斯坦在即将结束的英国委任统治下；但过去大约三十年的外

国统治使阿拉伯巴勒斯坦筋疲力尽，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组织。与此同时，它使同一个外来强国得以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政治和军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作为将在居住在自己家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骸上建立的一个国家的核心。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年终期间实际上发生的事。

以色列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了，爱好和平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却被人用武力和暴力驱逐出来。几十万的巴勒斯坦人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撤退，离开自己的房产和土地。这些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散落在世界各地。

联合国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关于分治巴勒斯坦的决议中，对这种不义行为给予合法地位，参加造成这个巴勒斯坦悲剧。那时候联合国处于大国的影响之下。但是，从此以后，巴勒斯坦悲剧的鬼魂每年都缠住了这个世界组织每一个机关的良知。

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大会一直讨论这个独特的历史悲剧的后果。但是，从对巴勒斯坦问题得出偏袒一方的狭隘的和歪曲的概念那一天起，大会就始终无法越出旧框框。由于这个概念，就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来审议。受到一种问心有愧的心理的驱使，或受到在联合国早期利用本组织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大国的影响，联合国仍然无法越出这种狭隘和歪曲的概念的框框。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以后二十年间的联合国记录和文件中，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降低为关于几十万名难民获得救济、物质照顾和卫生保健的问题。因此，国际大家庭始终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把巴勒斯坦人民看作一个独特的人民，具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生存。

那个狭隘和片面的看法一直持续不变，直到去年联合国全面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决定通过一项决议来改正那个看法，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求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找出一个健全和彻底的解决办法。紧接着那一次决定性讨论，大会通过了第3236(XXIX)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下的自决权，享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同时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重新返回他们被逐出的家园，重新得回他们的财产。这个历史性决议还认为，尊重巴勒斯

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必要的，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主要一方，承认他们有权依照《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通过一切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项决议反映了国际大家庭彻底改变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也反映了世界根本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范围和未来发展的理解。这也是国际大家庭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承担起历史性任务的开始。

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在联合国受到审议和这个问题在二、三十年前受到辩论时的情况的根本不同。

国际大家庭现在知道，当它谈到巴勒斯坦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谈论关于难民以及怎样通过国际救济向他们提供食品、衣服或教育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如何协助巴勒斯坦人民——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民——在自由和尊严之中，作为一个由所有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民族统一体，获得在自己的领土和土地——巴勒斯坦土地——上重新团聚的历史的和确立的权利。

这是今天联合国的辩论中的新现象。但是，这是巴勒斯坦事业得来不易的地位，这一地位的获得，也不是没有经受痛苦和挫折的。

这一切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当时西方殖民国家决定强行控制阿拉伯世界，如他们上一个世纪在整个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所做的一样。在阿拉伯世界这种殖民主义活动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国土被殖民主义国家瓜分。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排外主义政治实体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计划，得到英国的采纳，并不惜牺牲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在巴勒斯坦强制推行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在一九四八年实现，以色列国在该地区成立了，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被用武力从该地区驱逐出去。这些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在那里——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已经住了好几千年，从来没有间断过。忽然间这些爱好和平、安居乐业的人们变成了难民，被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来。可是以色列却还拒绝承认他们重返家园的权利，拒绝承认他们得回自己财产的权利，甚至拒绝承认他们获得赔偿的权利。对于巴勒斯

坦人民及其在其他阿拉伯邻国的兄弟的权利，以色列是抱着一种依仗军事力量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性思想行事，根本无视任何其他考虑。联合国化了二十年时间要求以色列让巴勒斯坦人——那些沦为难民的人们——行使他们重返家园的权利，但完全无用。那种种族主义思想和黥武主义的狂妄态度就是以色列的政策以及它对该地区各国人民和这些人民的各种权利的看法的基础。因此，以色列根本不考虑基于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基于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每一项解决办法或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要求。差不多三十年来，以色列用两个主要武器来挡住国际的压力。第一个武器是黥武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它完全不肯根据尊重别国人民的权利以及考虑阿拉伯世界和全世界对以色列的变化中的现实来对问题作现实评价。以色列使用的第二个武器是利用世界上许多强大的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某些社会、心理和政治上的现实。在这些西方国家之中，大多数都对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暴行——特别是在本世纪——抱有一种深刻的问心有愧的心理。在这些西方社会中的高度有效和根基稳固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很快就利用这种问心有愧的心理，并把它变成对以色列政策的盲目支持，不管这些政策是如何不义，如何具有侵略性，如何违反国际正常准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强大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使他们无法客观地看待以一阿冲突问题，并把一种只从以色列观点出发的对此问题的看法强加给他们。这道围墙就这样使他们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以色列立场的道德破产。因此若干国家和主要强国才会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粗暴和短视政策。

但是，世界现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充满动力和变化着的。因此，在过去几年中见到了巴勒斯坦人民事业在国际意义上的根本变化。

在非洲和亚洲，民族运动已经兴起。拉丁美洲认识到变化和革新的冲力。发展中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解放他们的将来和改变国际不公正的现有情况的斗争中，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在西方的新闻机构和对世界舆论有影响的各界中，掩盖着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的铁幕已在消除。在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已经出现了觉醒和决

心恢复他们的特性、建立统一的政治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努力中，阿拉伯各国都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它们一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联合国终于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权利，现在，它正在审议把这些权利归还给拥有这些权利的人们的方法。

成为历史性的讽刺的是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国际局势和中东法律情况的深刻变化。因为无视别人的权利，利用兵力作主要和首要工具的逻辑，就是不知道有任何限制的逻辑。因此，一九六七年发生了以色列从这一逻辑产生出来的一个历史性决定。那一年，以色列的领导决定对以色列周围地区各国人民——特别是居住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叙利亚和埃及人民——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来试图解决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侵略战争给它自己所造成的问题。以色列通过占领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拒绝在政治解决的情况下撤退，成功达到了它的直接军事目的。它继续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可是以色列的这个决定却证明是自拆台脚的。这场侵略战争暴露了以色列在军事上的狂妄自大，也暴露了它的所谓和平意图以及为生存与和平而斗争的神话是空洞的。从那时起，以色列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进行斗争的第三世界中——的政治孤立开始了。与此同时，以色列这场侵略战争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了一个要求变革的运动，标志着巴勒斯坦人民的新决心的开始。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在全世界和联合国中又居首要地位的来龙去脉。

我国——哈希姆约旦王国——同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极度痛苦和愿望密切相联的关系表现在：当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和外国统治而进行斗争时，约旦人民就怀着深厚的同情和情绪站在他们一边。当一九四八年悲剧发生时，哈希姆约旦王国参加了阿拉伯国家的行列，挺身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起来保卫自己，反对以色列凭借武力把他们逐出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企图。但是，阿拉伯各国救助巴勒斯坦人民、阻止他们被逐出家园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约旦竭力保护巴勒斯坦在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剩余部分，使之免受以色列占领，并阻止以色

列将该地区的居民全体逐出的企图。约旦领导和西岸巴勒斯坦领袖之间在一项关于确立一种政治和宪政联合的共同意见中使希望和兄弟关系的一致达到了顶点，在一九五〇年通过宪政途径和普选实现了。这种联合是在不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权利的情况下确立的，它也是根据约旦对巴勒斯坦人民得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或任何可能的时候行使自决权的信念确立起来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哈希姆约旦王国始终信守这一原则，并继续负起这一责任。约旦在把自己的前途和政策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利益联系起来的同时，仍然敏锐地意识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特性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是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是不容搞混或遮盖的。

因此，约旦反对我们最近听到的以色列的一个论据，把约旦和巴勒斯坦混为一谈，企图抹杀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土地和巴勒斯坦乡土上的真正和已经确定的权利。哈希姆约旦王国对于自己多年来为巴勒斯坦事业分担重大责任这件事感到骄傲，但它驳斥以色列企图歪曲和降级巴勒斯坦问题，把它变为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抹杀这些权利，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推卸以色列迫令巴勒斯坦人民另寻家园的责任。除非达成下述两个目的，否则巴勒斯坦问题就不能获得解决：首先，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其次，让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重返家园的权利。以色列不能通过搬弄词句和声称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两岸，因此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被驱逐，因为他们没有离开那个地区的说法，来推卸把难民逐出家园和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责任。巴勒斯坦的历史边界是众所皆知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不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到以色列的占领统治，就是离乡背井，以难民身分住在阿拉伯各国。

这是一种需要纠正的情况。阿拉伯人民切望重新肯定他们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一般团结以及兄弟般和伙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权利已不存在，或者它已改变了这些权利的性质或地理范围。

这就是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客观看法。

在这方面，我要着重指出，约旦政府信守一九七四年十月拉巴特阿拉伯国家首

脑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关于这项事业的责任和阿拉伯各国联合承担的义务。

今天，就巴勒斯坦问题和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平的课题来说，国际大家庭是站在一个新的和决定性阶段的门槛上。

如我在开始发言时所说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今年和往年不同。现在，巴勒斯坦问题是举世皆知的。现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已经受到确定，并被普遍承认为中东地区和平的基础以及任何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基本要素和核心。现在，国际大家庭已经进入执行它所承担的义务的阶段，这个义务是国际大家庭在通过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第 3236 (XXIX) 号决议时主动负起的。因此，道路不再是模糊不清或未知的。

今天，国际大家庭被要求落实它对巴勒斯坦问题所得出的新的和现实的概念和了解。现在，国际大家庭必须开始执行它在去年所通过的历史性决议。国际大家庭应当开始采取实际步骤，为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中东所遭受到的伤痛还没有痊愈；中东流血已经多年。现在，国际大家庭的整个机体都已受到这一伤痛的影响。因此，处理这一重大国际问题的责任是一项迫切的国际任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为此作出认真和积极的贡献。

如果国际大家庭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集中其努力，并依照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中东的持久和平也是一个实际的可能，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景。

阿吉巴德先生（达荷美）：达荷美代表团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越出了联合国通常审议这一问题的传统范围，并促请大会注意这一问题的实质上的殖民地性质。确实，不管对不对，本大会总是没有考虑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联合国在它通常称为“中东危机”的责任上所陷入的死路一条的局面。但是，这两个问题的密切相互关系已不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每一个人都同意，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结果。这就意味

着，本大会如果真的极望给中东危机带来一个确定、合理、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话，它就应当首先致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自从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在寻求真正解决问题方面已经采取了一项重要和必要的步骤，这就是大会一反自己妨碍任何进展的习惯，作出了两项重要的历史性决定：一项决定是准许或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我们的兄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到这里来直接向大会发言；另一项决定是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大会所采取的这两项重要决定无疑已给巴勒斯坦问题带来了新的见解。

自从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向大会发言，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告诉全世界以来，我们应该承认，许多代表团对巴勒斯坦问题已开始有较好的了解，它们过去只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总是受到轻率的或蓄意的歪曲。

我们当中谁不会回想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向本组织，并通过本组织向全世界说，他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枪而来的生动词句所作出的动人呼吁？我们当中谁会忘记阿拉法特主席的要求，即大会不应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下象征和平和谈判解决的橄榄枝，而只紧握象征暴力和战争——一句话，绝望和反叛的最后解决办法——的枪杆？

很清楚，自从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就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不再是一个沦为乞丐和永远在外流浪的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被迫住在难民营里、空待国际慷慨解囊相助，被损害了尊严的民族的问题。

很清楚，自从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意畅所欲为的不让步的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某些人企图强加给国际舆论的形象，幸已获得纠正。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证明自己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特性和确实性的民族；它以一个骄傲民族的姿态出现和行事，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进行斗争来夺回自己的土地，以便成为一个有祖国的民族，我们必须

认识到，必须并应尽快为这个民族采取行动。

这就是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各项重要决定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新形象。

从那时起，世界大家庭终于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是在面对这个国际组织对他们的呼吁漠然不顾的情况下被迫诉诸暴力，以图唤醒人类的良知，并让世界舆论获悉他们的命运和立场。联合国那时受到当时的多数的诽谤和骗人的宣传的操纵和毒害，以致不可能采取迅速和坚决的行动来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整个一系列不义行为。

在这些不义行为中，只须提到下述一件就够了：当这个大家庭感到给犹太民族一块土地和一个祖国是公平、正常和符合道义的时候，它却不认为有必要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在和平中生存，最低限度在它从分治中得到的百分之四十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和平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我们在这不可容忍的事实上再加上国际舆论对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不但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而且还发动了侵略和兼并战争，为害其邻国的计划，所采取的消极性态度，就很容易了解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激怒，从而了解本组织二三十年来这样关心注意的称为中东危机的问题的全部意义。

不必为了掩盖真实问题而闪烁其辞。去年我们在这讲坛上这样说了，我们今天再重复说一遍。犹太国家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创建的。今天，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并没有人要否定它的存在。但是，本大家庭必须放弃它在以往年月所持的倒退看法，并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创造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犹太人民遭到纳粹的折磨和歼灭的时候，国际大家庭认为有必要给被压迫的犹太人民以一个祖国、基本的道义和善意就会迫使我们不把巴勒斯坦人民赶进沙漠，使他们漂泊无定。换句话说，为了正义和公平，本大会应该而且一定不难了解巴勒斯坦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给予和当初给犹太人民的相同的权利。

如果本大家庭确实必须力求避免促成它的教子的死亡，它也同样必须了解到和

平与安全有赖于创造若干有利的条件；没有这种和平与安全，这个教子就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给这个孩子创建适当环境的问题。如果无视巴勒斯坦的事实，就无法创设这种环境。因此，必须用给巴勒斯坦人民以一个拥有确定和受到联合国承认的边界的祖国这种方法，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在达荷美代表团看来，用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来行事，都是有意歪曲实际情况，唯一的目的是欺骗舆论，象去年和今年有人发动的某种运动一样，企图使我们相信，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必然会牵涉到以色列国的消失。

如果本组织想要证明它严肃认真，并负起它的任务的话，大会就一定会找出令这一区域所有国家都感到满意的公正、合理和公平的解决办法，不然的话，中东将永无和平可言。

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症结。这个问题的公正、确定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将在事实上带来我们为这个地区寻求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为此目的，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和自决权利。以色列必须放弃它的扩张主义目的和狂妄态度，立即从一切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作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的初步步骤，国际大家庭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迫切性。

如在几年前用这种方法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以色列国的狂妄态度、刚愎自用和它的军事力量在当时使它有能力把它的意志强加在阿拉伯人头上。但是，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以来，新的情况已使有关各方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就是几天前萨达特总统向我们有力地证明的：作为一个好的士兵，我们能在卡蒂莱因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解释西塞罗，并且认识到，阿拉伯人不仅懂得怎样征战，而且懂得怎样从胜利中得到益处。

萨达特总统向我们证明了：一九七三年十月阿拉伯民族的伟大胜利使我们不能再坚持反面的态度，拒绝任何谈判或任何和平解决。每一个人都知道，自从一

九七三年十月以来，由于冲突各方的政治意愿，想使这个不幸已使数以千计的人们付出了生命的争端得到和平解决，中东已经确立了相对的和平。

当然，国际舆论欢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两个脱离接触协定，以及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脱离接触协定，但它仍然认识到，这个通向解决中东危机的相对进展，虽然是显著的，却包含着许多缺点。以色列终于了解到，不要顽固地和无限期地占领阿拉伯领土，是符合它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的利益的，这是一件好事。以色列终于认识到和平解决危机的必要，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以色列以为能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同时却继续无视巴勒斯坦的现实，它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并且表现出它是眼光短浅的。

达荷美不反对所谓“逐步解决的政策”，只要它能对这场危机的解决带来若干积极的进展，但是，达荷美相信，所造成的“不战不和”的局面最终只能构成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诚如萨达特总统在大会所说的：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获得政治解决，中东地区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因此，我国确实衷心希望能就以色列——叙利亚战线甚至就巴勒斯坦战线达成新的脱离接触协定，只要这种协定具有确定的意义。但是，达荷美感觉到，任何局部解决办法都只能是拼凑弥补、具有催眠作用的办法，同时，最重要的是，日内瓦会议必须尽快重开，让和中东问题有关系的各方都参加。

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萨达特总统从这个讲坛上向秘书长和两个超级大国作出的请求，他说：

“……我在此正式要求秘书长和两个超级大国——作为会议联合主席的苏联和美国——立即开始同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协商，以便日内瓦会议能在最近的将来复会，继续不断地讨论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第2388次会议，第 页）

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由大会通过一项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

民的合法代表的身分参加日内瓦会议。

我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并不是按某些人所说的盲目支持来决定，而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政治见解的逻辑来决定，同时也是按照这是建立中东各国如此切望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合理方法这一坚决信念来决定的。

我们的看法和以色列不同，我们的逻辑和美国不同，这都是真的，但我们深信，这两个国家若稍为客观和现实一点，就会放弃某些偏见，认识到他们提出的若干必要条件已经受到阿拉伯国家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默认，因此不再需要明白宣告。

如果这两个国家放弃它们的偏见，它们将会认识到，它们只有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真正代表，它们的和平努力才会取得具体的成果。以色列和美国必须认识到，它们只有同意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围着日内瓦会议桌坐下来，寻求中东危机所需要的真正解决办法，它们的和平努力才会取得具体的成果。

总之，我国代表团明白表示，我们深信，和中东所有国家一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在牺牲惨重的战争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现时不会不渴望公平和持久和平。达荷美敢希望，去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今年萨达特总统在这里作出的呼吁将会被听取，希望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能以果敢坚决的精神负起自己的责任，促成必要的洗心革面，使以色列承认，如果它真的渴望和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睦善邻相处的话，它就必须采取现实的态度，因为这样才符合它本身的利益和安全的利益。这种现实态度首先特别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出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在自己的家园居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表示愿意同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坐下来谈判，以便找出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在中东各国人民之间本来就应享有的和平与和谐中实现他们的正当愿望的途径和方法。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请允许我指出：今天早上，在埃及代表发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将向大会发言。他是登记在今天下午发言的唯一发言人，现在同意在今天早上发言。因此，今天下午不开会。我要提醒各代表团，

报名发言还是定于今天下午五时截止，以便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安排我们今后几天的辩论。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去年同是在这一个月，也同是在这一个讲坛上，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站着向全世界宣布：他是手里拿着橄榄枝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在本庄严会议厅里听到了他的话声，要求我们不要让那个青翠的橄榄枝从他手中掉下。我们响应了他的呼吁没有？一整年过去了，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漫长斗争岁月又加了一年。他们受着人们历史上所遇到的最深重的危机的困扰，他们的生存权利遭否定，他们的真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被剥夺，虽然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再三确认了这些权利，并要求恢复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没有一项获得恢复，因为以色列顽固不化，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无疑是这个问题和中东冲突的实质和核心。我在这里重复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向大会所作讲话中的一段话：

“……毫无疑问，诸位会同意我的看法：在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获得政治解决之前，这个地区是不会有和平的。巴勒斯坦人民应当永远流离失所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必须重新取得他们的地位，建立他们的独立国家，这样，这个古老的民族才能够为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第2388次会议，第 页）

我们坚信——今年各位发言人也在这大会上一致确认——关于这个事实，已经没有争论或辩论的余地，同时，除非我们能够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真正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就没有希望在中东确立和平。

我们和整个国际大家庭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东局势不能再次冻结，同时，我们在谋求和平解决的努力中，不能因循苟且。责任落在我们大家肩上，首先落在本组织身上。本组织有责任保证采取有效的行动，作出以本组织所确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明确权利为基础的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

埃及为了以它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切方法尽快实现这个民族目标，绝不吝惜任

何努力，不管它会承受多大的牺牲或面对多大的困难。埃及宣示了这一点，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和场合重复了这一点。这一点是由我国总统宣示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在埃及人民议会前面和在联合国大会前面所说的话对这一点表示得最清楚。他说，没有任何阿拉伯土地对我们来说不如我们自己的土地珍贵，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哈利勒、谢赫山和加沙与坎塔拉赫和阿里什同样珍贵。这就是埃及的明确和一贯政策，这也就是我们在为和平所作的一切承担中，在接受每一项挑战中和在保卫我们的权利中所采取的基本出发点，而不顾压力有多大。

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后出现的最重要真象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民族特性已经得到体现并具体化，对这个民族的代表的承认已经增加，为恢复他们的一切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加强。你们或许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大会上一届会议期间巴勒斯坦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政治胜利，清楚表明了，巴勒斯坦的真正的政治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之间团结是多么紧密无间，他们之间如何相辅相成；显然他们有能力负起他们的国际义务，并准备在国际正统的范围内从事工作，来达成他们的民族目的和目标。

因此之故，国际大家庭重新确认，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自决，承认他们有权恢复他们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并承认他们有权重返家园和得回自己的财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会通过的第 3236 (XXIX) 号历史性决议，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名义并代表这个民族所展开的坚决和持久政治斗争的辉煌胜利。使我们整个阿拉伯民族无疑感到自豪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负起它在建设今日世界这项工作上的合法和当然任务；同时，按照第 3236 (XXIX)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的规定，它应有机会参与决定中东命运和前途的工作，大会在这项规定中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主要当事一方。*

* 副主席帕格内先生（莫桑比克），代行主席职务。

埃及深信这是真正为中东冲突提供和平解决办法的任何试图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基础，认为要求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和所有其他有关方面享有同等地位的基础上参与在这一地区建立公正和平的工作，是必不可免和绝对必要的。我们相信，根据初步的分析，现有的国际条件和情况以及十月战争在本地区所造成的事态的根本变化，目前正在对我们在中东建立公正和平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本组织在这里应尽全责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让局势冻结，因为任何冻结局势的企图都会受到我们的全力反对。事态已经证明，这种企图只能是一种遏制这一地区所有爆炸性因素的努力，因之不仅是对中东各国人民，而且必然会对整个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危险。

对自己坦白，如果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问题还是如我在开始发言时所指出的一样；那么，和平行动的障碍是什么呢？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和根本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所有这些人看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所企望的目标既非不明确，也不是没有肯定，其公正性也毫无疑问。我们决心达成和平和遵循和平的道路，不需要任何其他证明；因此，埃及肯定本组织有必要采取有效的行动，作出有效的努力，并加强它的一切努力，找出保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权利的方法。这应当是我们的工作和行动的基本和根本目标，而不仅以本届会议的各次会议为限。我们还必须订出一个实际的计划来达成这个目标，并在联合国所有机构内贯彻这项计划。这个问题是既迫切而又危急的，我们的要求只是尊重并执行这个国际组织通过的各项决议。除了这件事涉及一个整个民族并且关系到他们的不可剥夺和已经受到承认的权利，以及我们必须保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权利之外，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件事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

基于这个理由，埃及和其他一些具有相同见解和相同看法的国家决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保证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的执行，并保证采取实际的步骤来达成基于正义的和平。这项历史性决议的各项规定的执行，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过去曾要求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会议”，事实上该届会议确是如此。几天前，埃及共和国总统就在这个讲坛上呼吁我们把一九七六年宣布为“巴勒斯坦人民年”。我们确信，这也将得到所有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民的接受和支持。

我们坚持有必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公正的和平，并保证这种和平得以维持和持续下去；在我们看来，只有通过解放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就会对本地区所有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并参加努力，为这个世界求取安全和繁荣。

埃及的立场始终是：我们的国际组织和整个国际大家庭应当作为在世界上这个非常敏感和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当事一方，特别是因为本组织差不多自从成立以来，就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又加上巴勒斯坦人民丧失了他们的自决权。由于这个理由，埃及从一开始就决定并坚决主张，日内瓦和平会议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每一项通向和平的步骤都应当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并在联合国参加的情况下采取。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本讲坛上宣布他找到日内瓦和联合国之间的紧密有机联系时，非常清楚地表示了这个信念。

埃及在日内瓦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申明，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获得他们的全部权利，和平就不能得到保证，正义也将不能得到恢复；并申明，埃及在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所有国际接触中，总是它首先肯定这一原则。

埃及相信，我们所能达成的任何和平都不会是持久的或是公正的，除非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与其事。我们没有听取巴勒斯坦人民关于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办法的意见而希望达成和平，这是既不合理也不符合逻辑的。在这个问题上，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当他在本讲坛上要求召开日内瓦会议时，确认了这个根本要点：

“关于前面提到的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正式要求，我请大会本届（第三十届）

会议在通向公正和平的道路上跨出有效的一步，通过一项决议，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和其他与会代表享有同等地位的基础上派代表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因此，我已指示埃及代表团按照这些原则，会同所有和我们持相同看法的国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我们的看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业经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最高一级予以承认，日内瓦会议如果没有他们参加，那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或取得任何和平进展。”（第 2388 次会议，第 页）

因此，去年大会在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中要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和合法权利以及他们在建立中东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方面作为主要当事一方的地位，或者大会在第 3237 (XXIX) 号决议中要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大会和所有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都是不足为奇的。

同样地，今年参加第三十届会议的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都在言论中表示了这种想法，他们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对于达成公正持久和平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我们回想起日内瓦会议的两任联合主席之一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几个星期前就在这个讲坛上所说过的一段话：

“苏联主张重新召开这个（日内瓦）会议，由所有有关各方——我强调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第 2357 次会议，第 页）

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应由大会在本届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这些提议和主张，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作为主要当事一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并贡献一份力量。在这方面，埃及和若干持有相同看法的国家一起，向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我将宣读这项将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各位代表将可在今天下午收到草案。

这项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大会,

“审议了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3236(XXIX) 号决议,其中大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认识到应尽早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必要,

“认为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应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由一切有关方面参加,处理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以期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1. 要求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的同等地位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的工作和讨论,以便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2.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通知中东和平会议的两位联合主席,并采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平会议的工作;

“3. 请秘书长尽早就这个事项向大会提出报告。”

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将连同其他几个提案国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由于上述理由,埃及相信,有了这项决议草案,就能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公正解决奠定重要的——实在说是首要的——基础。我们希望,这项决议草案将能受到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我们相信,联合国将会了解并认识到这一倡议的重要意义,并相信所有会员国必将尽力支持这个通向和平的基本步骤。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坚定信念作出这个呼吁的。我们坚信,这是向前的一步,目的在于重新肯定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和维护他们的权利上发挥其逻辑上必然作用的权利。

我们吁请国际大家庭加强努力,负起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的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坚信这一事业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联合国及其原则抱有不

可动摇的信心，并根据我们认为本组织是国际正统性的保卫者和各国人民权利的捍卫者的概念作出的。因此，我们决心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并依照宪章的原则来进行工作。

我们要求以色列尊重并执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使我们的区域得以恢复和平，国际大家庭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目的得以实现，正义与平等到处抬头的世界得以建立，并使通向更美好前途的道路得以开辟，让世世代代都能享有和平和安全，都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和希望。

昨天，以色列代表又重施狡辩伎俩，搬出久已被唾弃的企图，以便撒播纠纷和欺骗世界舆论。他想把注意力从审查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要义转移到旁的问题上，以图阻碍国际大家庭在中东建立公正和平的决心和真诚愿望。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包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这就清楚暴露了藏在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所有出席本会议厅的代表团无疑都知道这个目的。

证实埃及的态度，我只需提起埃及共和国总统几天前在这里所作的下列讲话：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履行他们的责任并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这也就是我们全体阿拉伯民族和国际行动的目标。”（第2388次会议，第 页）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目标。我们不会偏离这个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中，我们也得到世界上寻求和平和正义的所有自由国家的支持。

以色列代表宣读了关于埃及战线的第二个脱离接触协定中的几个部分。整个协定一经签订，就曾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散发。此外，几天前埃及共和国总统向大会作了下列清楚讲话：

“……中东最近一次行动在范围和影响上都是很有限的。它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我们也从来没有这种意图。这次行动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造成适当的气氛，以期取得进展，并对收复失地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这些问题作一次全面和根本的审查。”（同上，第 页）

埃及共和国总统又说：

“……如果我国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发觉到这种和平被误解为投降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履行我们的神圣责任，通过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办法，来解放我们的领土，恢复我们的正当权利。”（同上，第 页）

因此，任何使人对阿拉伯战线的团结和决心产生怀疑的企图，都是自欺欺人的。以色列代表最好是在他的发言中最少列入一项解释，说明以色列为什么没有执行目的在于在中东建立和平的各项联合国决议；列入一项解释，说明以色列为什么至今坚持占领阿拉伯领土；列入一项解释，说明以色列为什么害怕听到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恢复他们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的声音。

每一个侵略者在面对真理和面对恢复被剥夺权利的要求时，心里都会充满恐惧，这或许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大家都记得，以色列前任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整个世界面前是怎样说的，他说他根本不在乎联合国通过——即使是一致通过——的任何决议，但只关心以色列。

今天，以色列面对全世界和世界舆论时，除了搬出这些同样的公然试图以外，简直没有别的东西。这种试图甚至使到以色列在埃及代表团提出埃及的决议草案之前，就宣布反对它。我们可以由此推断——这也是一个事实——以色列拒绝面对真理，并且害怕和平的挑战。

我们从以色列代表拒绝同意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件事中所能作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以色列怕该组织参加会议。以色列代表在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时，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他的推论，我们可以让他抱着他的幻想；但真理仍然是清楚和确定不移的，我们这个国际组织以 105 票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这一事实。

就埃及而言，我们的一贯的阿拉伯政策以及我们的努力和行动都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我们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有机联系是摆在我们的政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首位，

在我们以和平为目标的一切政治行动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下述事实：对于中东和平与安全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被当作议程上一个特别项目来审查。如此众多的国家参加讨论议程上的这个项目，表明这是解决中东冲突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要对有代表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参加大会全体会议的讨论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欣慰。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本讲坛上的发言。自从差不多一年前通过第3237(XXIX)号决议以来，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功地进一步提高并巩固了它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可以从该组织在许多国家开设新使馆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内外许多国际大小会议上看出来。

国际上对整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和特别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与日俱增的支持，也可以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吉达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一九七五年八月在坎帕拉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一九七五年八月在利马举行的第五届不结盟国家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上看出来。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被接纳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个成员。

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斗争是其反帝团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执行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决的权利，也是公正持久解决中东冲突的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

自从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已经有了朝向和平与缓和的新的进展。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成果，如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所强调的，应该也会促进其他地区的缓和。这特别适用于中东的情况，在那里，由于以色列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昭著的决议，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一种危险紧张的气氛。

这个地区的纷扰事件，特别是针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恐怖暴行，根源

无疑在于：以色列仍然不愿同意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确定的、为解决中东冲突所必须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

个别步骤不能代替整个中东冲突的必要解决办法，从今天的局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按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求，并依照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规定，承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可避免的。

几十万被逐出自己家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今天正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被逐出以色列，只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这使人联想起过去最恐怖的时代，但特拉维夫必须了解到，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变了，侵略者不能指望胜利。这对于恐怖主义的和侵略性的暴行，以及对于以色列政治头子对以色列各个邻国的阴谋诡计来说，也都是真确的。

在我们看来，以色列的统治集团仍然在竭力推行一整套旨在使他们的扩张和占领永久化的计划。以色列政治头子们的脑海中所盘据的那种思想，可以从臭名远扬的莫希·达扬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在向海法技术学校的学生演讲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他公开无耻地扬言：

“我们的所有住区都是建筑在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我们不只拆毁他们的墙，我们还在致力把他们的名字从史册里删除掉。”

三十年前，在庄重签署《联合国宪章》时，宣布了本组织的最崇高的目标之一，就是彻底制止这种论调，并制止实现这种论调的企图。

任何人只要谈判以色列统治集团的侵略阴谋和计划，他就会被指称为反犹太主义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要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种族偏见，包括反犹太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或基础。我们是反犹太主义的反对者，我们为反对它而斗争就如我们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斗争一样。

以色列并不是所有犹太人的国家，它没有权力代表他们讲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犹太人，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绝不允许任何一名以色列侵略者擅自以他们的名义讲话。此外，我要强调，以色列立国的权利不能被当作是侵略和并

吞的许可证。顺便提一下，这种现实的观点，得有许多政治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赞同。举例来说，我们听过了奥地利联邦总理克赖斯基先生的发言，他说：

“我不接受种族主义的观点，也不接受以色列是所有犹太人的唯一祖国的论调。这种论调是建立在一种历史虚构的基础上。”

在以色列也有几股力量，进行着反对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他们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真实基础和真正目标。以色列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太会的决定指出：

“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一回事一样。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当中和国际反动派有联系的一股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潮流，对以色列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犹太工人和犹太社会非常有害。”

以色列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就加深它在国际上的孤立。此外，它的内部政治困难也必然继续增加。美利坚合众国对以色列关于现代武器，包括火箭在内的许多许诺（如九月初美国报纸所指出者）也都救助不了以色列。甚至由帝国主义集团挑起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冲突——从美国报纸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件事情是怎样做出来的——，甚至这种冲突也绝对解决不了以色列的侵略政客的命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吁请以色列最终同意立即承认第 3236(XXIX) 号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复它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大会上所说的话：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也完全包括了民族独立的权利。我们在此确认我们的看法，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关键条件是：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在一九六七年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去；保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民族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并保证本区域所有国家和人民独立自主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以平等权利参加任何牵涉

到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的行动。任何真诚希望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个需要。

最后，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的下述信心：联合国将会努力执行就巴勒斯坦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并在将来更积极地努力执行这些决议。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